張森論品評書法三標準

▲張森展出的楷書小品《求實》

【本報訊】**實習記者李夢報道：**國家一級美術師張森的書法作品展現於城市大學藝廊舉行。今次展出的二十七幅作品多爲張森近作，包括隸書、楷書、草書及行書等。張森說，不同書體之間技巧相通，「書體衆多，究其方法則大同小異」。

今次名爲「會古融今」的展覽，作品多爲張森在近一、兩個月之內寫成。張森說作品中引用的前人詩詞代表了自己的追求。「比如說我寫『求實』這兩個字，因爲我主張做人要實在。」

受父親薰陶，張森自幼練習書法，上世紀七十年代進入上海中國畫院從事專業創作至今。身爲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的他卻說自己不常寫字，還將寫字比作「炒肉片」，「炒兩分鐘剛剛好，十分鐘就炒焦了」。張森說，練習書法關鍵在於思考，在於「心定」。寫字是藝術，要將字寫好並寫出美感，並不容易。

張森說，中國書法字體雖有篆、隸、楷、草、行書之別，在作品評價上，卻有「審美共性」可依循。他曾在《書法研究》上撰文，提出自己對書法作品品評的三點標準：點畫要完美，字形要變化，通篇要貫氣。張森說，要書寫出可粗可細、可急可弛的筆畫，需要在用筆時充分發揮毛筆「尖」、「齊」、「圓」和「健」的特性。點畫和字體變化要符合文字演變約定俗成的規律，如在篆書中雜入正書的點畫，則與文字演變的順序不符。張森還說，書法作品最重要的是通篇貫氣，令到書寫的點畫鮮活而富有生命力。「點畫間充滿着內在聯繫，所謂『筆斷意連』，書法學習切忌不求筆勢地描摹外形。」

張森說，書法與音樂相通，二者都是「時間的藝術」，需要從頭至尾一以貫之地完成。他認爲寫字貴在心定，在既放鬆又認眞的狀態下，才能寫出好作品。

張森說，練習書法有一個累積的過程，成績不可能三兩天就顯現出來。他還說，書法和其他藝術一樣，既要有傳承又要提倡創新。創新即打破既有的平衡，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平衡與協調。

張森「會古融今」書法展現於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六樓城大藝廊展出，展期至下月十三日。市民可電三四四二二四七七查詢展覽詳情。

收錄先秦至明朝詩作六萬多首

《全粵詩》展示嶺南詩壇繁榮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袁秀賢廣州報道：**「嶺南詩派」學術研討會日前在中山大學中文堂舉行，來自廣東及香港等地近百位專家出席，就詩派的標準、嶺南詩風的嬗變、代表性詩人的創作活動及其作品的價值等問題進行探討。與會專家認爲，編纂完成的《全粵詩》，僅收集明末以前的詩作，即有五六萬首之多，而它們遠不是歷史上的全部，從中足可說明嶺南詩壇繁榮。

廣東省文聯主席劉斯奮致辭時表示：「雖然嶺南詩史研究不是一個生僻的學術領域，但我們卻是國內首次以『嶺南詩派』爲主題進行學術研討。在我看來，『嶺南詩派』既是一種區域文化現象，也是一個詩歌文學流派。此次學術研討會，在嶺南文化研究與古代詩學研究兩個方面都有意義。」

嶺南的詩歌創作逐步邁向繁盛的直接結果，就是產生了爲數衆多的作品。現在保存在各種詩文別集、選集與總集中的粵詩作品，數以萬計，而散見於各種府州志、縣志、寺志、書院志、家譜族譜以及金石繪畫中的詩作，則不計其數。

▲「嶺南詩派」學術研討會 本報攝

內容豐富形式多樣

目前，由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參與策劃，由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組織編纂的《全粵詩》，正在把這些創作成果逐步展示出來。從已編成的明末以前各卷來看，共有詩作六萬多首。它們遠不是歷史上的全部，但已足可說明嶺南詩壇的繁榮。這些作品，內容豐富，形式多樣，蘊含着千百年的歷史積澱，是嶺南地區寶貴的文化遺產，具有豐富的內涵，可爲研究本地的文學、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經濟乃至民生、宗教、風俗等，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資料，它們也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好素材。

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以古典文獻學領域的著名專家、博士生導師陳永正教授爲首的嶺南文獻研究團隊，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嶺南文學與嶺南文獻的研究工作，曾承擔過「嶺南文學史研究」、「嶺南詩史與詩派研究」、「嶺南詩歌研究」、「明粵詩」、「清粵詩（前期）」、「明粵詩別集整理與研究」、「全粵詩詩人匯考」等部、省、市、校級課題，並取得了不少成果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由陳永正任首席負責人的全國高校古委會重點研究項目《全粵詩》，經過全體參編人員長達十年的艱苦努力，目前已取得階段性成果，已編纂完成的先秦至明朝各代，共有八百零四卷，收錄了詩家二千五百多人，詩作六萬多首，版面字數逾一千五百萬。現在正由嶺南美術出版社分二十六大冊陸續出版（已出十冊），這是迄今爲止規模最宏大、內容最齊全的粵詩總集。

▲劉斯奮認爲，《全粵詩》收集詩作逾六萬首，足可說明嶺南詩壇繁榮 本報攝

▲楊權認爲，香港、澳門在地域上隸屬嶺南，其詩人創作的詩歌形成了獨有的特色 本報攝

港澳詩歌具特色

中山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楊權認爲，香港、澳門在地域上隸屬於嶺南，其詩人創作的詩歌形成了獨有的特色，這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。另一方面，內地亦曾有不少文人遊歷過港澳，他們也留下了衆多與港澳相關的詩詞。因此港澳詩詞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。嶺南地區濱海，歷史上旅居海外的華僑衆多，那些出自嶺南僑民之手的詩作，也可看作是廣義的嶺南詩歌，一樣值得做專題研究。

雖然相對於中原地區，嶺南地區開發較晚，經濟、文化在古代相對落後；但是從唐代的張九齡開始，粵詩就已經產生了影響。其後經過宋、元時期的醞釀、培育，以元末明初的「南園五子」出現爲標誌，嶺南詩家，開始以群體崛起於詩壇。從清初而迄近代，嶺南地區傑出的詩人次第湧現，他們高張風雅，使嶺南詩聲名遠播。而由黃遵憲發其端而由梁啓超倡其幟的「詩界革命」，更是在中國詩壇掀起了一股變革巨浪。

達頓莊園

王 渝

英國電視連續劇《達頓莊園》成了朋友中的熱門話題。我非常的着迷，覺得這類片集最適合冬季觀看。片中的優美風光、華麗服飾、動人情節是醫治憂鬱症的最佳良方。首次播出的一個半小時，從容呈現的劇情，已經緊扣觀衆的心弦。鐵達尼沉船的悲劇波及達頓莊園。莊園原來繼承人的遇難，在莊園內上層貴族與下層僕傭之間，引發出一連串事故：財產爭奪、排擠傾軋、情愛糾紛，以及親情義氣。

最好看是片中對細節的照顧周到，各色大小角色的稱職。一位貴族來到莊園做客。他表面上向莊園主人伯爵的大女兒瑪麗表示情愫，事實上卻是來此與情人——此莊園的僕人湯馬斯——做個了斷。兩位不同階級同性戀情人間各耍手段，一個陰狠，一個狡詐。莊園主人羅伯特與貼身侍從之間的情誼，卻又展現了人性的溫暖一面。飾演老伯爵遺孀的瑪姬史密斯（Maggie Smith）舉手投足的貴族氣派，瀰漫全身的勢利言行，無不引人發噱，又讓人嘆絕，一心捨不得她淡出戲外。

本片集編劇，朱利安費羅斯（Julian Fellowes）曾以同類莊園影片《高斯福莊園》獲得奧斯卡編劇大獎。總之，喜歡愛加沙克麗斯蒂和珍奧斯丁的觀衆都會愛上這套影集。

喜悅

舒 非

比起畢加索，我其實更喜歡馬蒂斯。那天到灣仔逛傢具店，看到一家賣畫的店舖，進去轉一圈，畫沒買，倒是買了一本畫冊，日本人印的馬蒂斯畫冊，大開本，畫印得很漂亮。

馬蒂斯的畫，大都色彩鮮艷亮麗。百合花、裸女、水果、舞蹈的人等等，深藍配嫩黃，橙色配深綠，還有浪漫的紫色，粉紅的地氈。一個黑色男人的剪影，中間一顆紅心在跳躍，眞是神來之筆。一個蔚藍色的海，白色窗簾，淺綠的陽台上棲着烏鴉，多麼悠閒。看馬蒂斯的畫，總是提醒你生活中的種種樂趣，生命的陣陣喜悅，他會令人開心，我覺得他是最適宜掛在家中的畫——每天對着看，天天都開懷。

我在想，即使是畢加索，也會這樣想，要不然的話，畫壇中就有這樣一則故事：畢加索去看望馬蒂斯，馬蒂斯把自己的新作拿給畢加索欣賞，畢加索很喜歡，說要借回家仔細欣賞。結果是馬蒂斯向畢加索要了幾次，畢加索都不願把畫歸還給他。

讀《畫布上的淚滴》，畢加索表面上對馬蒂斯很尊敬，馬蒂斯比畢加索大，是畢加索的前輩；但是，畢加索在情人面前，會批評馬蒂斯，說一些不以爲然的話。當然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，誰叫他們是一時瑜亮呢！

恰恰相反，我才不要在家中掛畢加索的畫。那麼古怪的臉，鼻子嘴巴亂移亂放，女人都不像女人。

酒樓新景象

阿 濃

酒樓出現一種新景象，而且越來越普遍。

一桌子十個人，中有兩三人是小孩。大人們互相寒暄問好，孩子們則埋頭掌上，玩他們的遊戲機。他們好像與座上所有的人無關，是外星人，是陌生的搭枱者。

大人命孩子叫人：「叫伯伯、auntie啦！」孩子或不瞅不睬，或含糊地在喉嚨底咕噥一聲。

上菜了，大人們說飲杯！起筷！孩子們聽若罔聞。孩子身邊的菲傭開始餵飯。孩子已經六、七歲甚至八九歲，早該是自己吃飯的歲數。卻要菲傭一匙一匙餵進嘴裡，使我起初以爲他們智力有問題，連吃飯也不曉。後來才知道因爲他們的手正忙着打機，無法自己進食，才弄出一個如此荒謬的景象。

更可怕的是這種要人餵的情況，年齡將會推後，將來可能十七、八歲還要人餵。而只顧打機不理睬別人的打機一族，數字也會大幅增加。將來喜宴席間人手一機，誰也不理誰。我最近看到的在酒席間打機的師奶，肯定已超過四十歲。將來散席之後，大家會不知道曾與誰同席。就像下了巴士不知曾與誰同車一般。

有錢人的玩意

雲家洛

當教育淪爲商品，階級分野從小學開始，這個社會有嚴重隱憂。

中小學推行直資以後，大家有沒有發現：身邊很多富貴朋友，子女都能透過學校自行收生，入讀傳統名校；那些家境一般的，對不起，只能參加政府派位，派到哪裡全無保證。

一位朋友，兒子剛被傳統名校取錄，心裡竊喜，不停分享心得。爲了兒子的小學面試，她安排兒子參加面試訓練班，每小時索價一千元；父母兩人又參加專爲父母而設的應對訓練，學習與校長對話的談吐技巧，準備履歷，最後這些都幾乎派不上用場，因爲有更管用的手法。

她說，到最後關頭，得過來人傳授「秘笈」：兒子的履歷並非最重要；更重要的，乃父母是誰。所以，他們預備了父母二人和大女兒的履歷表，把它放在兒子履歷的最前面。小學校長首先看到父親位高權重、福利優厚，母親是公司董事但有時間教子，再看住宅地址，大概知道家底，看見姐姐的履歷，同樣唸名校，有往績可尋；最後見到兒子琴棋書畫，什麼技能都學過一點，有無數證書，縱使普通貨色，竟沒有多問就取錄了。

直資學校收費昂貴，小學一年的學費，比在大學唸博士還要貴。對富有的朋友而言，錢不是問題，能入讀名校，代表子女自小的朋友，家境富裕，權錢網絡，從小建立。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以來，香港所珍視的「社會流動」，將成歷史。

關閉戶口

葉特生

人愈老，喪禮上通常賓客愈少，除非死的是名人，或者有權有勢，否則她的「老」朋友總是諸多藉口不來。同齡或同輩份的人，大部分已不在，其他麻將朋友，街坊鄰里之類，都是知道就算，要來送行？沒空！

母親的喪禮，照着她的私人電話簿逐個通知，五十個常聯絡的朋友中，只有兩個答應會來，而且都是年輕人。

認識一位長輩，他生前是老師，移居美國後，深居簡出，他常擔心他的喪禮會極蕭條，結果當日靈堂坐滿，爆棚到坐不下。他的學生聽聞消息，從世界各地趕來。

我從來沒擔心過自己喪禮上有人來還是沒有，人都死了，已是古人，今世應該掛心的事都完全過去了，還那麼在意幹什麼？跟女兒講，我死之時，不但不要鋪張，最好連公祭都不必，遺體請仵工直接從殮房運上山下葬，直系親屬在墳前目送並致意，然後敬告諸親友即可。頂多回到自己家裡，聚集一些生前好友，來個追思會。

誰知女兒極爲不以爲然。她自有一番說詞。

她說公祭的喪禮必須要有，不在乎儉樸或奢華，但要正式且隆重。

我說公告周知還不夠嗎？她認爲：只是知，是不夠的，喪禮是一種關係的結束，這場正式的聚會，就是讓衆人有這樣調整心態的機會。

這種論調我聽都沒聽過。她是學心理的，論點與衆不同。原來人際關係是需要整理的，相處得好不好沒關係，但人死時必須把戶口關閉，不能不清不楚，否則就一生遺憾。

公祭的喪禮，就是大家來正式關閉戶口。整理過之後，本來正面的關係會更正面，如果是負面關係，也會變得正面。大家放下一切執著和恩怨，尊死者爲大，掉下幾滴不捨之淚，從此把他放進回憶之中。

最會攀爬的女人

姍 而

朋友電郵來某傳媒巨頭和太太亮相的整套相片。

在不少人眼中，這位太太是成功的。她成功地把自己送到美國留學；成功地令擔保留學的美國夫婦離婚而嫁了男方成了美國人；又成功地回復自由身。再成功地吸引了傳媒巨頭；令他和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妻子離婚；並使用患前列腺癌的傳媒大王的精子，人工受精成功地擁有了兩個千金，分得了此人財富世界的一杯羹……若認爲這位太太僅滿足於此，就太小看她了。故事最新的情節，是她成功地進入了傳媒王國，成了某部分資本的掌舵人。

在世人都在傻傻地相信努力和奮鬥必然成功的僞道理時，這位太太毫不費力地從一隻醜小鴨，變成了那套相片中花枝招展的鳳凰。她努力奮鬥了？她努力奮鬥在哪兒？她對世界和人們做了什麼善事，竟得了平常人再怎麼努力也得不到的回報？她的「成功」只能用「奇蹟」來解釋。傳統價值觀很難把她樹爲女人們的學習榜樣，她也難以獲得優秀女人的尊敬。筆者的朋友們提到她都難掩不屑。不是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，而是鄙視賣弄青春本錢去吊老金龜的行徑。

然而，這個女人生活上肯定有不輕鬆的一面。首先她就要提防比她年輕貌美的女子出現在老頭子的身邊，複製她的故事。這眞是累人的功課。

朋友傳來的相片，標題是：最會攀爬的女人。

中文的角色

黃子程

學系中同事讓我開了一科「企業中文」，好使我這個退休後的寫作老師，還可以爲大學生繪上一幅美麗的圖畫——他們可具備良好的中文能力，在企業中任事而中文可以應付裕如，不弱於英文能力。

坊間有太多的「不」：「不要什麼中文」——不要「港式」中文、不要「內地」中文、不要「英式」中文……看到一大堆「不要」，究竟今天的現代企業人，要怎樣的中文？告訴我，正面的告訴，不要一味否定、不要一味揚棄。

手頭上論中文的書，很多人都會買上一二冊，目的是想學好中文。但我很懷疑，讀了這些書之後，恐怕只能增加取笑某些人中文底子的機會，對於自己的中文修養，整體上卻難以變化氣質。

是的，治標的學習，可以讓你改正一個個的例子，但改得多並不表示中文就會好起來，新的錯誤接踵而來，我們會改不勝改。

解毒、執正、煮字、正識、兩面睇……你全讀了，可以應付一大堆改正題的考試，並且會取得一百分。如果這樣就等於可以無愧地做一個有中文水平的企業人，那也不保證你眞的可以拿起筆或鍵盤，作出好文章，或口述一篇在日常生活上立時可用的文章。

人在現代企業中，什麼才是我們應有的中文能力？今天的機構要中文扮演何種角色？

胡蘭成

關 平

我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看胡蘭成的著作：《今生今世》和《山河歲月》，覺得很沉悶，總是奇怪爲何有這麼多人讚賞他的文字出衆。

《今生今世》是自傳式的散文，通過模糊的詩意文字，寫景寫情。表面看來是一派誠意，在源遠流長下的中國文化薰陶下的體會；實質上是自我形象膨脹，把自己看作是不世奇才，不住往自己臉上貼金，把自己寫得聰明才智過人，風流倜儻，大吹牛皮說政壇鉅子競相拉攏，世間美女紛紛投懷。

其實胡蘭成不過是日僞時代汪精衛政權下的一名小漢奸，如果不是因爲與一代才女張愛玲的一段姻緣，誰人會有興趣讀他的書，聽他信口開河談中國文化？怪不得胡蘭成來香港後與唐君毅論交，要求唐介紹他去港、台大學任教，唐始終沒有推薦，對他自以爲當世巨著的《今生今世》只輕輕說句：「不知者讀之，只是羨慕你老婆多」。

剛讀過張桂華的《胡蘭成傳》，對他研究胡蘭成生平和文字背景所下的功夫很佩服，也充分寫出了胡蘭成私生活上始亂終棄、政治上自我吹噓，攀附權貴的人格。惟獨是對他的結論說，人與文要分開評價，胡蘭成的文章寫得出色，不能夠因人廢言，因爲胡蘭成當過漢奸，就把他文字的功力一筆抹殺。我對此很不同意。文字表面燦爛，底裡仍然是那個自私計算吹噓的猥瑣小人，怎可能單單欣賞表面文字？